

佔中本賣

# 6大特點對照 手法如出一轍

# 佔中搭枱 顏色革命唱戲

【大公報訊】隨著被西方媒體稱為「雨傘革命」的香港「佔中」行動進入第三個星期，越來越清晰的是，「佔中」不論從策略、目標和組織形式上，都與「顏色革命」如出一轍。

所謂典型的「顏色革命」是指2003至2005年獨聯體地區三國所發生的三次重大政治事變：2003年11月，薩卡什維利逼迫格魯吉亞總統謝瓦爾德納澤下台並取而代之。2004年秋「橙色革命」，烏克蘭在總統選舉中發生激烈政治鬥爭，尤先科以橙色為標誌向其政治對手發起攻擊，最終獲勝。2005年3月「鬱金香革命」，吉爾吉斯斯坦議會選舉發生劇烈的政治震盪，阿卡耶夫總統在騷亂中流亡國外，巴基耶夫坐上了總統寶座。

## 時機訴求相似

「顏色革命」的若干特徵值得關注。第一，「顏色革命」發生在一些國家議會選舉或者總統選舉的非常敏感時期。這次香港「佔中」啟動的時間，恰恰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於8月底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之後。香港反對派對於行政長官候選人的產生過程反應激烈，由於他們的方案屢次落空，反對派從2013年起開始以發起「佔中」運動來要挾香港特區和中央政府就範，並最終引發9月28日「佔中」運動。

其次，「顏色革命」的目的在於推翻合法政府，建立親西方政權。「佔中」的重點訴求包括特首梁振英下台、人大撤回決定等，顛覆政權意味濃厚，具備「顏色革命」明確的政治目標。

## 美介入痕跡明顯

第三，「顏色革命」已經超出一個國家內政的範疇，美國介入痕跡明顯。格魯吉亞「玫瑰革命」的背後是以美國

資本為主體的索羅斯基金，而美英勢力也是在香港「佔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美國地緣政治智庫「Land Destroyer」的作者卡塔盧奇撰文透露，「佔中三子」是在美國的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支持下策動此次「佔中」運動的。卡塔盧奇稱他在翻查NED網頁後，發現NED與香港大學共同成立了比較法與公法研究中心（CCPL），其中指「CCPL的成立目的是要在政改諮詢的過程中，擴大公民的意見」，而「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在2006年至2007年是CCPL成員之一。2013年至2014年，戴耀廷雖然已不是成員，但就至少3次出席該組織的會議，並領導該中心的一項有關政制發展的研究計劃。此外，李柱銘和陳方安生，早在今年4月訪美時，已在華盛頓出席NED地區副主席格雷夫親自主持的座談會，闡述「佔中」行動的計劃、參與人物及訴求等。卡塔盧奇形容，這場行動在示威者真正上街參與前幾個月，已在華盛頓寫好劇本。

同時，媒體亦曝光，美國駐港總領館官員、曾任職美國國防部和國家情報主任辦公室的丹·蓋瑞特的表態。丹·蓋瑞特說「華盛頓要求繼續在香港推動民間、社會力量爭取民主訴求運動，尤其是推動青少年在社運扮演先鋒角色」。他還承諾，「美國會保護學生領袖，包括赴外國留學、定居」。

在這次「佔中」運動中，核心人物還要數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黎智英曾赴台向多名台灣公民運動領導人就「佔中」取經；與美國前副防長沃爾福威茨共赴緬甸投資；僅過去兩年對香港泛民黨派、團體和個人的「秘密捐款」就

達4000萬港元。

## 手法口號結果雷同

第四，「顏色革命」利用或挑動內部矛盾，通過所謂和平、非暴力方式組織街頭運動，擴大事態。此次「佔中」利用富有理想和熱情的青年學生打頭陣，以發起罷課為先導，在罷課集會上煽動衝擊政府總部，繼而宣布提前啟動「佔中」。示威者「佔領」由金鐘至銅鑼灣、旺角等大規模中心地區，堵塞交通，市民生活、工作、上學和商業運作都大受影響。

第五，「顏色革命」的宣傳口號和標誌相似。在不同地方，「顏色革命」的外衣也是五彩紛呈：在格魯吉亞是「玫瑰革命」，在烏克蘭是「橙色革命」，這一次在香港，又成了「雨傘革命」。《紐約時報》、《時代周刊》、《經濟學人》等西方主流紙媒，將「佔中」美化為「雨傘革命」，期待在中國製造「顏色革命」。而香港「佔領」用上的黃絲帶，早在1986年菲律賓的「黃色革命」中就已廣為使用。在那以後的歷次顏色革命中，類似「黃絲帶」的手法屢見不鮮，屢屢見效。

## 帶來消極後果

最後，「顏色革命」帶來消極後果。「顏色革命」不僅沒有給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三國帶來總體形勢的好轉，而且使上述三國的情況搞得更加複雜。「佔中」發生後，香港首先作為金融中心受到衝擊：港元兌美元匯率貶值幅度一度創18個月的最大值。港股急挫近500點，港股市值一天蒸發近5000億港元。滙豐、渣打、中銀香港、中信銀行等在內的21家銀行的37個營業點暫時關閉，商戶關門歇業，師生罷課，核心地帶交通癱瘓，香港市民生活受到嚴重影響。



▲美國《時代》雜誌多次以各地革命的題材作為封面，10月2日則刊出香港「雨傘革命」 互聯網



## 俄防長：「顏色革命」係新戰爭

【大公報訊】對於俄羅斯人來說，「顏色革命」是新的戰爭模式。

今年5月23日在莫斯科舉行的國際安全會議上，俄羅斯防長紹伊古念出總統普京親自撰寫的講稿，點名批評「顏色革命」已經成為和平的主要威脅，嚴重增加全球的不穩定及緊張。在此次會議前，紹伊古說，「顏色革命逐漸成為戰爭的形式，並按照戰術規則來發展。」

會議上，俄方提出了新的國家安全方針，其中一個主題就是顏色革命及其對俄國安全的威脅。新方針認為，美國和其盟友正加緊推動起義革命以動搖別國政府、改由西方支持的政權取而代之。

俄中央軍區的司令扎魯德尼茨基將軍更描繪出一幅駭人的畫面，他說顏色革命由外部勢力策劃，按照三個步驟走，「首先，外國勢力派人訓練當地社運人士如何以和平示威反對政府；若失敗則進入下一階級，培訓激進分子以武力對抗政府；最後，若當局動用安全部隊導致暴力升級，外國勢力則可向叛亂者提供軍事和經濟援助，並幫助他們奪取政權。」

## 烏克蘭「橙色革命」

【大公報訊】2004年秋，烏克蘭在總統選舉中發生激烈政治鬥爭，尤先科以橙色為標誌向其政治對手亞努科維奇發起攻擊，最終獲勝，這就是著名的「橙色革命」。

烏克蘭總統尤先科自執政之日起就陷入激烈的政治對抗和衝突中。2005年初尤先科擔任總統後履行諾言，任命季莫申科為總理。但半年後季莫申科就被撤職，尤先科與季莫申科的矛盾加劇。

2010年初的總統選舉中，尤先科在第一輪就出局，隨後，亞努科維奇又在第二輪的總統競選中淘汰了另一個「橙色」對手季莫申科獲

勝。亞努科維奇先後戰勝了尤先科和季莫申科兩員「橙色聯盟」大將，表明在烏克蘭「橙色革命」六年之後已經褪色。

而在「顏色革命」前原本富裕的烏克蘭，經濟增長更由之前的12.1%大幅度下跌到3.8%。近年來，烏克蘭政府雖然採取了許多措施，但也無法挽救經濟，通貨膨脹率連續幾年達到13%。經濟衰敗，國內矛盾不斷加劇，終於在2013年底爆發。反對派故技重施「佔領」基輔廣場，最後逼走總統亞努科維奇，烏克蘭地區至今戰火未息。



## 吉爾吉斯「鬱金香革命」

【大公報訊】2005年2月27日和3月13日的議會選舉之後，吉爾吉斯共和國總統阿斯卡·阿卡耶夫及其政府的倒台，阿卡耶夫在騷亂中流亡國外，巴基耶夫坐上了總統寶座，這就是所謂的「鬱金香革命」。

阿卡耶夫政權被推翻後，總統與議會的矛盾上升，巴基耶夫總統與捷克巴耶夫議長辭職後，巴基耶夫總統與庫洛夫總理的矛盾激化，2007年至2008年都是在總統與總理政治對立的情況下度過的。雖然

庫洛夫最後辭職，但巴基耶夫政權積累了一系列矛盾。此外，吉爾吉斯斯坦的腐敗現象更加嚴重。

在2005年之後，吉爾吉斯斯坦的經濟出現了危機，該國農業生產總值下降了4.2%，工業情況更差，其生產總值下降了12.1%。2006年初春，吉爾吉斯斯坦有240個企業停業，停業率達到了50%。2005年吉爾吉斯斯坦發生了大規模的搶掠等風波，當年該國資本外流達7700萬美元，而國內投資環境進一步惡化。

## 格魯吉亞「玫瑰革命」序幕

【大公報訊】所謂典型的「顏色革命」是指2003至2005年獨聯體地區三國：格魯吉亞、烏克蘭及吉爾吉斯斯坦所發生的三次重大政治事變。

2003年11月22日在格魯吉亞發生反對當時總統謝瓦爾德納澤及其所領導政府的一系列示威活動，其美國扶植的領導人反對黨領袖薩卡什維利每次公開露面都拿一枝玫瑰花，因此被稱為「玫瑰革命」。

最終，薩氏領導的反對黨獲得了勝利，建立了民主選舉的政府，其本人當選格魯吉亞總統，而原格魯吉亞總統謝氏辭職。在2004年03月28日進行的格魯吉亞議會選舉中，薩氏總統領導的政黨獲得全部150個議席。格魯吉亞「玫瑰革命」拉開了後來的「顏色革命」的序幕。

但革命並未給格魯吉亞帶來穩定，反而加劇政治鬥爭，多次爆發抗議示威。該國市場經濟體系面臨諸多困難：國內動盪、武力衝突、能源交通封鎖、高犯罪率、舊市場喪失、新市場未充分發展等。2013年該國失業率達15.1%，其實際失業率可能更達20%；約佔總人口40%的民眾（約170萬人）貧困潦倒，需要申請社會援助。如今，薩氏被格魯吉亞最高檢察院正式起訴，指控他在鎮壓2007年11月民眾示威活動、關閉批評政府的電視台及處理他人財產等過程中，有「越權」等犯罪行為。

連日來，香江兩岸籠罩在一片恐怖的「雨傘」陰影之中。本港反對派及其他激進勢力，在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支持下，周顧民意，持續佔據道路，阻礙交通，蓄意挑起事端，擺出一副決戰架式，要令「佔中」之火遍地開花，誓要奪取顏色革命的勝利。假如港版顏色革命陰謀得逞，管治權旁落，香港將面臨更加深重的災難。

「佔中」示威者要達到什麼政治目的？所謂爭取「真普選」，就香港政改方案與特區政府對話等等，這一切都是權宜之計，「佔中」組織者通過此番街頭抗爭要達到的政治目標就是：中央收回成命，擱置全國人大作出的特首普選方案，「政改三人組」因工作不力辭職，特首梁振英為此負責下台。港版顏色革命實現了第一步政治目標：破壞了基本法，顛覆特區政府。

若出現第二種情況，則當選人面臨中央任命的問題。本港許多人士對此抱有幻想，認為降低提名門檻，放反對派別入關又有何妨，根據基本法，中央對特首有最終任命權，若「反中亂港」人士當選，中央有權不予批准。實際上，事態遠比此善良的意願要複雜得多。一旦出現中央與當選特首的對立，反對派就可以以民選相要挾，搞法外獨立公投，再通過持續街頭抗爭，實現永久「佔領香港」的政治目標。這對香港來說，是一場

## 假如港版顏色革命陰謀得逞……

要價便更加肆無忌憚。特首選舉不外乎兩個結果：一是愛國愛港人士勝出；二是反對派別勝出。無論何種情況，香港都將面臨更加嚴重動盪和騷亂。若出現一種情況，反對派及某些外國獨立觀察員可以很輕易地找出一些個案，或者故意製造某些事件，指責選舉舞弊，要求取消選舉結果，通過大規模街頭運動施壓，直到把當選人拉下馬。

災難，如此風險、後果及影響遠非現在的「佔中」所能比擬。如果把西方的目標僅局限在搞亂香港，那就太低估了其「胃口」。西方「亂港」的最終目的在於中國內地，香港不過是其向內地進軍的橋頭堡。香港淪陷後，這股勢力將通過這一基地向內地發動猖狂的進攻，推翻中央政權。屆時，境內外「五毒」勢力合流，各路反華勢力群魔亂舞，中國安全或者面臨重大威脅。新疆、西藏分裂，不是危言聳聽，以所謂民主、人權包裝的騷亂、動盪將會此伏彼起，中國陷入大亂，自身難保，再也無力發展，更無力挑戰美的霸權地位。

施君玉